

在方丘 , 偶遇 无为

梅准军

车开出城区 , 拐过几道弯 , 山便一层一层地围拢过来。20公里的路 , 像是渐渐褪去了城市的喧闹外衣 , 露出了乡野本真的肌肤。导航的目的地 , 是方丘村。

村子是安静的。而那间咖啡馆 , 就藏在更安静的角落里。小小的院角 , 长着一棵枇杷树。它生得实在瘦小 , 与村里那些名声在外的枇杷树比起来 , 更像是个被遗忘的孩子。枝叶疏疏落落的 , 带着丝无人看管的野气。可偏偏是这份随意 , 让它与这方小院格外相称。

房子是老旧的 , 由老石条和青砖砌成 , 带着20世纪80年代朴拙的筋骨。改造它的人 , 想必是存了怜惜的 , 没有大拆大建 , 只是将它整备得干净、妥帖。走进去 , 空间不大 , 耳边飘来若有若无的爵士乐 , 像一缕烟 , 不扰人 , 只轻轻地垫在背景里。

主理人木木是本村人 , 正在吧台后磨咖啡豆。听说她常年旅居北美 , 去年才回到这座生她养她的村庄 , 开了这间小馆。见到她时 , 穿着素净的亚麻服 , 眉眼间既有乡野的温润 , 又带着见过世界的从容。

待她端来咖啡时 , 我忍不住说起墙上的油画 : 画得真好 , 有江南雨露的温润 , 倒像是从记忆里长出来的。

她浅笑 : 在北美那些年 , 最想画的就是江南故土的雨露。可隔着太平洋 , 反而把每一个细节都想得更真切了。

远方和故土 , 在你心里是怎样的

位置 ? 我轻声问。

木木的目光掠过窗外的水库堤坝 , 停了片刻 : 年轻时总觉得远方才有答案 , 后来才懂 , 故土是底色 , 远方是光影。就像这杯手冲 , 她指了指我面前的咖啡 , 豆子来自远方 , 可水是本地山泉 , 缺了哪一样 , 都不是这个味道了。

这话说得通透。我们不算熟络 , 但在这短短的交谈里 , 能感受到她是个把生活过成诗的人。

拣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, 一抬眼 , 便与对面的水库堤坝互相凝视 , 想来库水应该是碧沉沉的 , 像一大块凉玉 , 稳稳地托着上方的天。那天上的云 , 白得晃眼 , 一团一团 , 饱满地缀在湛蓝的底子上 , 慢悠悠地移着。

目光不经意间落在墙上的油画 , 这些都是木木的作品。画里有江南水乡 , 烟雨迷蒙 , 氤氲水汽。可细看笔触间又带着北美画派的奔放 , 色彩浓郁处竟有些梵高的影子。想必这画布之上 , 既有她对故土的眷恋 , 也有异国他乡给予的眼睛。

时间在这里 , 被拉长了 , 变得黏稠。什么都可以想 , 什么也都可以不想。同来的友人 , 是新识还是旧交 , 此刻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。大家说着些不紧不慢的话 , 话语的间隙里 , 是舒适的沉默。

桌上那杯手冲咖啡 , 冒着微微的热气。这些平日被风味拿铁驯化了味蕾的人 , 此刻也稚拙地分辨不出其中的坚果或是花果香了。只是觉得 , 那

微苦的液体滑入喉间 , 与这周遭融为一体。就像木木说的 , 远方的豆子 , 故乡的水 , 在这一刻达成了完美的和解。

屋内光影交错 , 老砖墙与木质书架静静立着。吊灯洒下暖光 , 玻璃杯倒悬于架上 , 宛如凝固的露珠。墙上那些流淌着绿与金的抽象画 , 与点缀其间的旧物相映成趣。这些角落 , 不是被设计出来的美 , 而是生活本身长出的纹理。

桌子上随意放着一本书 , 是路易·康的《静谧与光明》。信手翻开 , 目光落在某一页 : 静谧是不可度量的所在 , 光明则是可度量的伙伴。心下一动。再抬头看这老屋 , 看那从窗格漫进来的、温柔的光线 , 忽然明白了木木选择归来的一部分缘由。建筑大师穷尽言语去阐释的 , 关于空间、光与精神的本质 , 在这座无为的小院里 , 竟被她用最朴素的方式呈现了出来。

这里没有宏大的叙事 , 只有石头的沉稳 , 光的流动 , 和风穿过树叶的微声。这一刻 , 我被这方小院 , 不经意地治愈了。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拯救 , 而是像一件微湿的衣裳 , 在秋日丝雨的阳光与风中 , 慢慢、慢慢地晾干了 , 变得舒展而平和。

走出小院 , 我又看了一眼那棵瘦小的枇杷树 , 发现那竟是棵无花果树。它依旧在那里 , 安静地 , 自顾自地生长着 , 就像它的主人木木一样 , 在故土与远方之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壤。真好 , 我想。

我爱故乡

(外一首)

胡振郎

永康是我的故乡 ,
在那黄土丘陵上 ,
有抚育我的长辈 ,
还有深情的同学。

家乡有秀丽风光 ,
方岩山径曲幽香 ,
寿山坑峰峦叠嶂 ,
数往事桩桩难忘。

爱民忠臣有胡则 ,
爱国文杰有陈亮 ,
这是人民的骄傲 ,
我为此感到自豪。

我是园中一小花 ,
也似田间一劲草 ,
能为方岩添分色 ,
深感幸福和快乐。

谢谢乡亲对我爱 ,
不忘园丁记我情 ,
艺术茫茫不平坦 ,
不辜负人民期望。

方岩颂

平丘奇峰步入云 ,
天险方岩千古名 ;
人间仙境迷恋处 ,
洞堂香烛胡公情。

永康方岩山赋

余献增

余缘结古山二院 , 历时数载 , 每欲游方岩山 , 总未成行。癸卯暮夏 , 应香英老师之邀 , 欣然而往。感方岩山之奇美、胡公之厚德 , 故咏以赋。

方岩名山 , 永康城以东 , 古山镇以南 , 东永高速 , 数里通连。形似城堡 , 崖壁陡峭 , 险峻非凡。山高百丈 , 胡公灵验。北宋以来 , 游人不断。

方临山门 , 清风徐来 , 赫灵二字 , 神魂顿开。初步幽道 , 古树葱郁 , 阳辉透炫 , 雀鸟啾啾 , 鸣蝉彻欢。拾阶而上 , 别有洞天 , 洞内罗汉 , 姿态万千 , 仿随祖师共悟禅。

转而攀登百步峻 , 直达百步亭。方正吐气如兰 , 复惊飞桥峭壁悬。凭栏远眺 , 天梯飞度 , 高塔耸天 , 群山起伏 , 心身飘然。

九转飞桥 , 跨过天门 , 山势平缓。天街石幽 , 商铺云集 , 炷香类繁。林中古刹 , 气势威严。胡公大帝 , 非神非仙 , 何以香火万载 ? 乃为官一任 , 造福一方焉。

胡公祠以西 , 有观景台 , 可赏天下粮仓。但见众峰状如锥 , 四面陡壁 , 顶绿丛生 , 叹为奇观。忽而风声乍起 , 若马啸万千。又夕霞映云 , 恰丰意连连。

余游兴正浓 , 然日却西山 , 故折道而返 , 虽众多景点未游全 , 且将遗憾后梦圆。

嗟乎 , 方岩山 , 虽无五岳雄势 , 更非黄山秀奇 , 然山不在高 , 有贤则名传。若可承五峰文脉 , 能品朱熹兜率台意 , 诚不枉此行焉。



稻花香里说丰年 杨成栋 摄

十载木箱

□丁耀明

这只木箱曾经陪我读书 , 伴我上山下乡 , 跟我读大学 , 随我教书。它是敝帚自珍的百宝箱。

在东风萤石矿上班的父亲到330国道边的锯板车间 , 截出六块量过尺寸的厚实木板 , 用刨子削平直 , 下面横放一块底板 , 将四块侧板竖立垂直 , 从下到上用长螺丝固定四个边角 , 上面安装好盖板 , 正方体木箱被家长做好了。上高中开始 , 我有了简易的储物箱 , 它像伙伴一样紧随 , 我视若珍宝 , 将木箱里外擦拭一遍。

满载生活、学习用品 , 木箱搭上矿车拖斗 , 我们钻进驾驶室 , 浩浩荡荡来到县城。下车后各自肩扛箱子 , 兴致勃勃冲到教室报到缴费 , 有通校生协助 , 帮我把箱子等行李抬到住校生宿舍。寝室中间是通道 , 门和窗户相对 , 两边靠墙各有四张上下铺床。见已有一个同学 , 也是矿工子弟 , 亲切地互相问好。两人商量 , 睡在最里面靠窗上铺为好 , 两个上铺之间可以横两根木杆 , 把箱子放上 , 不会遮挡空间。到寝室外寻找两根木棒 , 把它们安排在上铺之间 , 两箱放中间 , 十分妥当。那时高中读两年 , 没换寝室 , 坐在窗前 , 伏在木箱上 , 窗外景色快速交替 , 一年四季 , 不分昼夜 , 还能深切感受到同学友爱、生活淳朴与校园文明。木箱里经

常放有 : 高中课本、作业本及课外读物 ; 一套每周三换洗的衣裳 , 特别是东风萤石矿发放的工作服 , 它像牛仔衣一样很适合青少年穿着 ; 父母给的生活费、自己的记账簿 , 计划着边花钱边细记 ; 玻璃瓶装着的干菜炒黄豆 , 一周回家拿一次 , 香喷喷的。

青春像参天大树的根枝 , 已深深地扎在我的行动中。要到广阔天地上山下乡 , 想想都辛苦。家长准备了若干衣裤等 , 塞得满满当当 , 着实把他们的关爱都寄托在木箱里。我们和箱子等一道乘着大队拖拉机来到农村。每次劳作回来 , 总要翻开箱盖寻找寄托 , 细嚼慢咽吃点零食 , 一天的劳累不知不觉被食品消化掉。

国家恢复高考后 , 木箱里陆续增加了上海、义乌和本县亲戚朋友为我用心找来的高考复习资料。田间劳动回来 , 每天晚饭后 , 翻箱拿书夜以继日学习 , 奋战温习功课 , 承载力强的木箱成了自己的好学友。

激情的岁月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, 我赶上了好机遇。那个年代 , 考上大学是令人自豪的事。我扛着木箱搭乘客车 , 因为占面积 , 它还要被收行李费 , 真是高贵得和人一样平等。大学寝室由大仓库改装 , 整个班的男生都住得下 , 我们只能把箱子放在高低

铺床底下。每次打开都要费力进出 , 它真如 犹抱琵琶半遮面。之后新建了学生寝室 , 六个人一间 , 因为有高中时的经验 , 我和同学一起睡在靠窗的上铺 , 把两个木箱放在两根木棍上 , 不停地把大量书簿拿出来 , 又放进去。每天认真上课 , 积极啃书本 , 甚至打开手电筒 , 在木箱上挑灯夜战 , 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, 木箱已成了我发奋读书的小课桌。陪伴是什么 ? 大概就是能够懂得我是这样的读书人 , 愿意在我身边。

当上中学老师 , 生活条件好了 , 个人东西多起来 , 我仍然不舍这简陋木箱。同学是矿区驾驶员 , 木箱随我上了五十铃轿车 , 来到学校。我们一起抬着它走向教师宿舍的路上 , 很多师生朝着我们笑 , 可能是木箱太旧了吧 ! 它放有教科书、教学备课本和工作笔记本 , 以及各种衣物等。因为没有单间 , 我和另一位老师同住一房屋 , 备课、改作业到深夜。然后继续焚膏继晷 , 年轻人的劲头永远用不完 , 专心事业为第一要务。半年后分到单人宿舍 , 当时学生数猛增 , 教师办公室改为学生寝室 , 学校提倡教师在宿舍办公。木箱更如可爱的恋人偎依着我 , 好像在默默欣赏我以校为家的努力 , 守着云开见月明。